

# 孤岛

The Isolated

一稚 著

你是一个奇迹，  
是这荒诞的世界中最合理的奇迹。

答应我，  
别放弃这个奇迹，好吗？

 当代世界出版社  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# 孤岛

一稚 著  
The Isolated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孤岛 / 一稚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  
2017. 8

ISBN 978-7-5090-1251-2

I. ①孤… II. ①一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181864号

---

书 名: 孤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 ( 100860 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 010 ) 83908456

发行电话: ( 010 ) 83908409

( 010 ) 83908455

( 010 ) 83908377

( 010 ) 83908423 ( 邮购 )

( 010 ) 83908410 ( 传真 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84千字

版 次: 2017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9月第1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251-2

定 价: 36.00元

---



## 目 录

引子	001
劫	004
觅	091
后记	244

## 引子

空气在滚滚热浪中扭曲。火焰狰狞的面孔上，一张血盆大口咆哮出噼里啪啦的爆炸声。桅杆顶着一团火球伫立在墨绿色的海浪之中，渐渐被浓烟吞噬。辛晴浑身湿透、哆哆嗦嗦，五脏六腑仿佛正进行着一场冰与火的死死纠缠。她呆望着猖狂的火舌，在耀眼的火光中，突然看到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。这冷峻中藏着温暖的面孔，如此熟悉，仿佛触手可及，却又似远过天边。

辛晴拼了命朝那张脸跑去。双腿长时间浸泡在冰冷的海水中，此时每挪动一步，便如万针穿刺般疼痛，从脚趾一直疼进心里去。舒桐带着他一如既往的微笑，坐在露出了海面的岩石上。阳光中，他看着辛晴，正欲伸出双臂，海浪突然狠狠拍来，舒桐消失不见。辛晴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呛出一口苦涩的海水来。

梦醒。

阳光刺眼，空气冷冽。她用麻木的双臂勉强支撑住上身，缓缓坐起。

四下望去，周围一切都是陌生的。

冰冷的身体像木舟一般搁浅，浸泡在海水里，被海浪一波波拍击着。面前，大海湛蓝，一望无边；身后不远处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。身旁，躺着一位红发壮汉，一件破破烂烂的 T 恤，紧贴伤痕累累的皮肤，露出腰部文身——大写字母 J。左眼眼角下方那道深深的伤疤，瞬间唤起了辛晴的所有记忆。这是 George。他还在昏迷状态，手中紧握一张被海水浸透的照片。照片上，一个面容消瘦的女生，咧嘴大笑，颈部项链上挂着大写字母“G”的吊坠，和那毫无掩饰的笑容一样引人注目。

几十米远处的沙滩上，横插着一艘快艇。辛晴头痛欲裂，意识到自己正身处陌生荒岛。昏迷的 George 突然一阵剧烈咳嗽，辛晴挣扎着挪到他身边，喊着他的名字。似乎就在前一秒，George 刚拿出妻子 Jo 的照片给自己看，可突然间，海水颜色骤变，离快艇不远处的海中升腾起一股浓烟，遮蔽了天空。辛晴继续回忆着：岩浆……火山灰……烟雾中，一座岛屿生生冒出海面……紧接着，船体在污浊不堪的空气中随着波涛剧烈摇晃，船上每一张面孔都写满惊恐。同行的汤加本地姑娘给自己递来一块儿湿抹布，辛晴还未来得及捂住口鼻，便突然失去知觉。

额头一阵剧痛。辛晴伸手去摸，有伤口。海水早已将额上的血冲刷干净。苦涩的海水蜇着翻露在外的皮肉，疼痛随着辛晴意识越来越清醒，变得愈发剧烈。George 睁开眼，看到辛晴，颤抖着举起手中妻子的照片，张开嘴想要说什么。辛晴俯下身去，将耳朵贴在他嘴边，却一个字儿也听不清。再看看 George 被泡在海水中的双腿，不知哪里受了伤，血迹斑斑。他面无血色，双唇惨白，浑身发抖，嘴里不停

地咕哝着什么。辛晴又惊又怕，着急了，摇晃着 George 的肩膀，哭喊着：“你说什么！我听不到！”

George 突然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猛地扬起手，将妻子照片塞进辛晴怀里。她拿过照片，哽咽着，脑海中划过一丝绝望。George 抬起的手，滑落在辛晴腿上。辛晴瞪大眼睛看着不再发抖、安静得可怕的 George，号啕大哭。

死亡，来得悄无声息。

## 劫

### —

舒桐坚信，若非亲自探寻一座城市的夜色，休想嗅到任何藏垢。随着阳光离去，夜幕降临，他也转变了落笔的方向。早就希望自己的笔触可以从温情延伸进残酷里，于是，他用三年的孤独，在一个又一个白天与黑夜的翻转中，承受着时间的打磨。三年不长，或许不能够让一个人完全改变；三年却也不短，已足以让人在思念中熬得遍体鳞伤。

酒吧空气魅惑妖娆，纠缠着酒精撩人的气息。音乐狂躁、震耳欲聋，柔软多姿的腰身在舞池里摇曳，轻佻言语不时传入耳中……如是氛围下，杯中红酒亦愈发诱人。舒桐将酒一饮而尽，望着空空的杯子发呆。

狂欢中的孤独，最是让人多思。

高扬随着节奏一边扭动屁股、一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手中两杯泛



着白色雾气的鸡尾酒，穿过尽情挥霍荷尔蒙的人群，来到舒桐身边，把酒递一杯给他，随后侧身挪到高脚椅上：

“猜猜这酒叫什么名字。”

不远处吧台后，悬挂电视上正直播一场球赛。电视里比赛踢得火热，吧台前一群男人骂球更是淋漓痛快。两个姑娘浓妆艳抹、搔首弄姿，在舒桐身边已经扭了好一阵子，他却连余光都不曾朝她俩瞄去过。此刻，他只是静静地盯着玻璃杯中的两层液体。底层呈乳白色，略黏稠；上层透明澄澈，中央悬着一片U形猕猴桃切片。酒液之上，是朦胧的白色雾气，在杯口处旋转，甚是梦幻。

“什么名字？”

高扬抬抬眉毛，神秘兮兮地凑到舒桐耳边，悄声道：

“Pegasus&Hippocrene。”

舒桐微微一笑，不言语。身旁两位女郎终于选择放弃，撇嘴悻悻而去。高扬目送着她们婀娜的曲线，直至消失在人群中。

“多好的姑娘！”他叹口气，“她们不知道你是舒桐吗？”

舒桐笑着摇摇头，早已习惯。两人一起出门，高扬常被人群围着索要签名和合影，而自己则总是安静地退在一边。一向低调的他，即使三年来作品数量不亚于高扬，可被世人知道的，却只有“舒桐”这个名字和他的文字，而非他的面孔。

“你说带我来这里找‘灵感’，指的就是这个？”舒桐端起杯子。

高扬点点头，忽又意识到什么：“你早就知道这种酒？”

“我只知道珀伽索斯和他马蹄下的灵感泉罢了。”

高扬顿觉无聊：“没劲！我本来想拿这酒在你面前显摆来着。”

“洗耳恭听。”

高扬清清嗓子：“这酒是老板研究出的新品。灵感来源于希腊神话中著名的马神珀伽索斯。他神秘而优雅，用马蹄踏出了灵感泉，诗人饮之，文思泉涌。”

“拿我练完手，现在可以干脆点儿，直接去她面前搭讪了吧？”舒桐把酒递回高扬手中，朝九点钟方向努努嘴。一个身着黑裙的姑娘安静地坐在那里，面前放着一杯橙汁。自高扬踏进这酒吧的第一步起，目光便总在兜兜转转之后不时朝她打量过去。舒桐看得清清楚楚。

高扬咧嘴“嘿嘿”傻笑，端着两杯酒朝黑裙姑娘走去。纵使过往的经历早已让他明白，大多数姑娘不过是因为自己写过几本畅销书才理睬他的主动，他依然沉浸在这由名气带来的浮华之中。因为他的灵感，是手中被赋予了特殊含义的醉人液体，是夜色下的喧嚣神秘与美艳动人。

舒桐的灵感，却只有一个远方的她。

从吧台传来不堪入耳的骂语，定是球赛进行得不如人意。高扬那边，似乎一切顺利。舒桐看到黑裙姑娘脸颊红润，笑得花枝乱颤。他无奈地摇摇头，有种预感：今晚可能又得一个人离开酒吧了——自己的兄弟，舒桐比谁都了解。

拿出手机，给高扬发去信息：“我先回了。”

高扬扫一眼手机屏幕，突然变了脸色，匆忙抛下黑裙姑娘，疾步朝舒桐走来。

“看新闻！”他将手机伸到舒桐面前。屏幕上是一则自动弹出的新闻短讯：

今日，北京时间上午十点三十五分，汤加当地时间下午三

点三十五分，瓦瓦乌群岛附近海域，海底火山喷发，一艘船艇失联。据悉，船上有一位中国公民。目前搜救人员已展开紧急搜救工作。

舒桐大惊。

“晴姑娘这几天不是在汤加出海吗？”高扬问道。旅行网站上，辛晴最近一篇游记更新于昨天下午。舒桐记得，游记最后一句话是：明日再登船，祝我好运。

“你先别急，不一定就是辛晴的船。”

吧台处一阵骚动。两人寻声望去，电视屏幕下方滚动播出着同样的消息，舒桐奔至吧台前，紧紧盯着电视。

手机铃响，未知来电。舒桐忙接通电话。高扬凑上耳朵去，只听到一句“她的紧急联系人里留有您的电话号码”。高扬大惊失色。舒桐抿紧了嘴唇，面如土色，浑身颤抖。

一旁留板儿寸的哥们儿仰头看完电视短讯，一边喝酒一边操着满嘴脏字儿道：“活该！这有钱人就知道崇洋媚外，念叨着国外多好多好。这回可好，玩儿死外边了吧！”

板儿寸还未来得及冷笑出声，舒桐便一拳打在他脸上。

高扬忙劝架，场面顿时失控——这板儿寸男是酒吧老板铁哥们儿。他一声令下，从阴暗角落里瞬间便窜出好多抄了家伙事儿的人，就像孙猴子吹了自个儿几根毫毛似的。舒桐和高扬立刻被团团围住。酒吧里乱了套，板儿寸指挥自己这帮小弟们将舒桐两人拖出酒吧外。

子夜一点空旷的小胡同里，路灯投下冰冷昏暗的光。舒桐如失了理智一般，与一众不知轻重的小青年扭打在一起，很快便没了主动权，

被突如其来的一棍子闷倒。

高扬忍着拳打脚踢，眼瞅舒桐满脸是血躺在地上，灵机一动，从兜里摸出手机，嚷嚷道：“老子已经报警了！警察马上就到！”

人群吵吵闹闹、骂骂咧咧，在板儿寸带领下，一哄而散。板儿寸离开前，还不忘恶狠狠地朝舒桐瞥去一眼。高扬见这帮小子离开，这才连滚带爬地扑向舒桐，使劲儿摇晃。见没动静，着急了，“啪啪”拍着舒桐脸颊。

“怎么还打脸呢？”舒桐突然睁开眼。

“我他妈以为你被打死了！”高扬瘫坐在地上，觉得嘴里一股血腥味儿，便朝一旁啐口唾沫，血色。心里骂道：这帮兔崽子下手真狠。

“你也就这么丁点儿的出息。”舒桐坐起来，抹一把脸上的血，顾不得耳朵里一阵轰鸣，“你不会真报警了吧？”

“没。我现在报！”

“别！”舒桐迅速从高扬手里抢过手机，“万一把咱们拘留了就麻烦了。我现在要赶去大使馆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”说着便要站起来，“你去工作室帮我订机票，顺便取办理签证的材料。”左肩已经没了知觉，如千钧般沉重，沉重到整条左臂都无法抬起。想来刚刚自己突然倒下，正是因为被乱棍砸在了左肩上。舒桐勉强用右手撑着地面，铆足一股劲儿，终于晃悠着起了身。

“大半夜的，你这个样子跑去大使馆，小心被抓起来！”高扬欲多叮嘱些什么，可话音未落，便眼瞅着舒桐消失在胡同尽头的黑暗中。

高扬叹口气，瘫坐在地。今晚这突然被投掷来的石子，势必会让一直以来看似平静的湖面掀起波澜。他早已习惯于忽视平静之下不安分的暗涌，只因自己太过在乎和舒桐之间的情谊。钱夹里，李翘楚亲

自递来的名片，自半年前他与高扬约见以来，便静静地待在那儿。高扬不曾打过上边的电话号码，却也不曾想过将其丢弃。多一个机会握在手里，本就没什么不好，更何况是一个被许诺能让自己名利双收的机会。名和利，这些年已带给高扬太多，也让他看清太多。想来真是讽刺——自小受到的教育，无不告诫高扬要淡泊名利，而如今自己却满脑子只想要更多掌声和销量。本就渴望证明自己，可才华却不得已被压抑太久，一旦爆发，定会让欲望膨胀。

三年前第一次接受电视访谈，高扬一边听主持人问话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雕琢答案。舒桐则安静地陪坐一旁，只是微笑。主持人显然希望他能多开口，可舒桐知道今天主角不是自己。每当主持人将问题抛来，他总巧妙地把话题引到高扬嘴边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主持人觉得无趣，便把目光从舒桐身上彻底收回。

“您还记得小时候背的第一首唐诗吗？”她看一眼导播手中的提示牌，问高扬。

高扬作沉思状，回答说，他不记得唐诗，只记得这辈子背的第一句古文是诸葛亮在《诫子书》里的话。他向现场观众们绘声绘色地讲述，自己还在穿着开裆裤与扎羊角辫的林熙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的年纪时，是怎样被母亲连拖带拽拉扯进屋里，又怎样摇头晃脑背诵着“非淡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”。末了，又补充说这一直都是自己的人生格言。

场下导播带头鼓掌，观众纷纷配合，现场顿时掌声雷动。

录制结束已是深夜，舒桐载着高扬往家走。舒桐说，太刻意了。高扬不以为然。

“电视节目，若一点儿也没有‘装’的成分，谁会看？”他开了车窗，将椅背调低，大大咧咧地躺下去，“越想多赚钱，越说自己不爱财；越是想出名，越说自己渴望归隐山林。为啥？因为观众们就爱听这个。”

“你的重心，不该放在观众身上。”

“你想说，我应该多花些精力写书是吧？”高扬的心已经膨胀，只顾着沉浸在自己的成就感里，“不用你说教，我都知道。我还知道，酒香真怕巷子深。你这坛酒，也得像我一样，时不时放点儿香味出来撩撩人。再有机会，我一定还把你拉上，一起上媒体露脸。”

“你应该在乎的，不是观众，而是读者。”舒桐语气平淡，淡得让高扬觉得陌生。

这次电视采访，舒桐因为话太少，被剪掉了绝大部分镜头。

三年来，高扬跑了一场又一场签售，发布会一次比一次热闹，版税一本比一本拿得高，不亦乐乎。舒桐却只是始终带着这种平淡，安安静静地写书，安安静静地等着远方的她。高扬说舒桐太傻，傻得心甘情愿。舒桐说，舆论能扼杀一个人所有的才华。

高扬却认为，正是媒体引导下的舆论成就了如今的他，而李翘楚扼着当今最大媒体平台的咽喉。高扬视舒桐为兄弟，也是伯乐。工作室团队一点点壮大，“桐叶原创出品”六个字开始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场合中。此时离开，必会背负忘恩负义之名——他不傻。

坐在地上发呆的空当儿，胳膊上已被大花蚊子叮出好几个包。京城夏夜太过闷热，连一丝带有热度的微风都成了奢求。一男一女突然从酒吧冲出，双双抱着早已翻倒的垃圾桶呕吐。这番折腾，在垃圾桶

后阴暗中，惊出一个黑影。高扬定睛一看，是条受惊了的流浪狗。这狗瘦骨嶙峋，浑身的毛脏兮兮乱蓬蓬，背部隆起。它哆哆嗦嗦地跑到墙边，蜷缩着望向那对男女，似乎觉得他们对自己没什么威胁，便直起身子，原本夹在后腿间的尾巴也翘了起来，高傲地摇来摇去。两人吐得面容狰狞，狗却看得无比淡定。

“这做人，有时候还真不如当一条狗痛快。”正这么想着，高扬瞅见这驼背的流浪狗一边不时抬头打量着那对男女，一边小心翼翼地朝地上两摊呕吐物挪去。趁在还未看到让自己恶心的画面之前，高扬忙起身，大步走出小胡同。

隔着老远，高扬便看到工作室亮着灯的窗口，心里琢磨，这么晚了，谁还在加班？走到门前向里望去，半年前刚来工作室的实习生小赵，正独自一人待在电脑前。

将小赵招进工作室的人，是高扬。

半年前，李翘楚将名片留下，刚离开咖啡馆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便不知从何处冒出来，在高扬对面坐下。小伙儿脸上挂着憨厚害羞的笑，从书包里掏出一本《文字江湖》来——高扬的成名作。他双手捧书，恭恭敬敬地将其递至高扬面前索要签名，张口闭口全是“高老师”。高扬对此早已习惯。他如条件反射一般堆起微笑，从兜里掏出派克笔，接过书来便是一阵龙飞凤舞，全程不曾看过小伙儿一眼。

“高老师，我特喜欢您！您的每一本书我都有，每场采访我都看。”小伙子拿着书，却丝毫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“谢谢。”一切透着开心与骄傲的情绪，高扬从不在读者面前表现

出来。为了维护自己悉心营造的形象，他学会了伪装表情，学会了如何将“淡泊”二字写在脸上。

小伙子用尽赞美之词表达着自己对高扬的崇拜。高扬本以为他要完签名、说一些有的没的后就完事儿了，不料小伙子竟突然毛遂自荐，想要去桐叶原创当实习生。言罢，从书包里掏出一沓文稿来，硬要塞给高扬。

“我们暂时没有招实习生的打算。”高扬翻着手中的稿子，是些散文和诗歌。

“我只想跟在您身边好好学习！”

“搞创作，跟着别人学没什么用，你得写出自己独特的东西来才行。”

“我特别崇拜您和舒桐老师，我是真的想要在桐叶原创好好学习！只要您收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！”

“你知道舒桐？”高扬终于抬起眼皮，开始仔细打量面前的小伙子。这孩子年纪应该不大，戴黑框眼镜，穿一身略显陈旧，却干干净净的运动服，看起来很斯文。

“舒桐老师虽然低调，但文学圈里哪个不知道他的名字？他的小说我也特别喜欢！”

“招人一向都是舒桐的事儿。”高扬将稿子装进手提包中，站起身准备离开，“这样吧，我把稿子带回去给他看看。”

“谢谢您！我的联系方式稿子里已经附上了，有消息您随时联系我！”

高扬点点头，转身离开咖啡馆。树荫下一辆黑色奔驰内，李翘楚看着高扬离开，给小赵发去短信：如何？收到回信，他冷笑一声，吩



咐司机开车。

高扬自然不知小赵与李翘楚的关系。小赵谦卑的态度早已让他倍有好感，稿件里大篇夸奖高扬的言论更是让他忘乎所以，加之这些文字确有特色，高扬遂决定将小赵引荐给舒桐。

街道沉寂空无一人，偶有车辆疾驰而过，在空气中掀动一波波热浪。工作室里，环境仍如从前那般清新淡雅，唯一不同的是，门边多出一个木制花架，架子上摆满薄荷。

小赵听到响动，转身发现高扬走了进来，立刻用外套盖住手边一份文件——纸张尚有温度，是刚打印出来的。

“这么晚了还不回家？”

“舒桐哥布置的文案我还没思路，留在这儿看材料。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。”小赵忙起身。半年来，他一直是工作室里最勤快的，除了积极完成任务，平时倒水买饭这些跑腿儿的活儿更是没少干。舒桐不愿意让工作室里其他人养成使唤实习生的臭毛病，可小赵每次都仰着一张热情的笑脸主动干活，刚开始舒桐以为这小伙子挺能吃苦，可时间久了，便开始觉得有些太过了。

高扬可不这么想，反而总在大家面前夸小赵能干，也常不忘提醒舒桐这么能干的小伙子可是他高扬带来的人。

“哪个项目的文案？”

“新接的那个剧本。”

“传言迟天要参演的那个？”高扬一惊，这个剧本可是当下工作室的重头戏，是机密中的机密，“舒桐让你也参与进来了？”

“那倒没有。”小赵笑了，“这个项目这么重要，操刀的都是像舒